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一百一十五

百子全譜

華英大字典

墨子卷三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

品頂戴畢沅校注

尚同上第十一

楊保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

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

舊作非是也字倒今

以意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

力不能以相勞屬朽餘財不以相分

舊本巧佚作列非說文云巧腐也或从丘

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

獸然夫明庠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

政當為正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

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

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

說文云畫界也

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

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

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

而與皆以告其上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

諫之下有善則

一本傍薦之上

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

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

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

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當猶未去也。當心字之假音。當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湊同錄。太平御覽作錄。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網。說文云。網。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

相殺腐朽餘財不以相分

列見上

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

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

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

請當為情

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

所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

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

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

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

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

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僞薦之。上有

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間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

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僞薦之。上有過

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間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

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

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

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

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
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
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國
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
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
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
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國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
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作子一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
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當將猶未止也
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疫癘戾疫戾字之假音飄風苦雨春霖
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
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為酒醴菜羹本書
繫俗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菜羹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臠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
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請如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
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
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

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

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

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

然。苗舊作量。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書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間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

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曰。苗民罔用綏折。

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舌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虐。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

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

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

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純而罔罟之有綱

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為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

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為卿。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

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為萬民興

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政以為

便譬。請如附。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

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

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將賞之。若苟上下

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
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
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
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
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
同。今增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為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
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
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
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
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
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
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
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本
作載見。辟王同詩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
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實。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
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駟。六轡若絳。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

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為政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

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

二字舊倒據下文改

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

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

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

人不罰。為政若此。國家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

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

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

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眾。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

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

舊作薄本如此

一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

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

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

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

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賞。舊作毀一之若本如此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家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家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為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辭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眾。

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

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作一本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計一本作已治。天子又繼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為說也。尚同上一本作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究。爾雅云究。問也。猶云無間。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鉅。

此書無

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

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

字作无

本。是。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

舊脫此字

視也。不

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

舊脫此字

操也。唯

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

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

據上文當有之人二字

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

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

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

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政

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雖

舊作唯以意改

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

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

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

當云不

可。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四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帶罪錄

兼愛上第十四

慈好之字作慈从文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一本云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一字舊倒猶有大夫之相亂、家之相攻、國者乎？

視人家若其家。誰能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而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本作傲此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

相賊貴不教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

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

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

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

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

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

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將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據太

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作練作大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是其故何

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靈王之臣皆以

一飯為節太平御覽引作三脇舊作脇據太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黧非古

黎品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為司空以通水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

之勇教訓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以

從而進之舊此下有士聞鼓音破辟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

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趙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

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

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

馬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此濟字當為沛即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沔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

子墨子言是非

其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

利則與比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賓。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賓疑卽龍門。

之西河在今山西陝西
界漁實疑卽龍門

以泄渠孫皇之水朱詳其水北為防原注疑雁門后之邱詳未噲池之甯即淳沔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即沱異

派注
派疑
水卽
也雁
門

后之郎詳未嘯池之竇郎

虜沱河出今山西繁
縣古無池字卽沱異

池為沱也文故此亦以
酒為底杜預文云灋汎也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
才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砥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形

說文云灋汎也洒假音字
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

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
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

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麓為龍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河東界以利燕代胡貉

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
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

皮氏縣志云龍門山以利燕代胡貉
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

與西河之民後非攻中作罷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於晉為都廣即少廣莫即朔也東方瀟之陸防今山東鉅鹿縣孟諸之澤

都廣即少廣莫即額也

東方漏之陸防陸防疑卽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孟諸之澤

澤在令山東慶雲西北十里有五臺按商邱縣界
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
灑為九澮此以字之假音韻雅云水注澮說文以澮為水名案

北十里有五諸臺據商邱
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

相縣界近灑為九澮此以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為水名案

九河也。以捷東土之水。言限也。玉篇渠。徑切。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

言限也玉篇渠偃切以

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

案江南吳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

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

興也周行五百餘里今以利荆楚于越四字舊作楚

南夷之民江惟汝在荆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作

此言禹之事。吾

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作

光於四方於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寡不為暴勢奪穡人秦稷狗彘忠清也从

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

鰥寡不為暴勢奪穡入秦稷狗彘說文六畜志清也从

來从齒來者尚臧之故
夫謂之耆夫稿與耆通
天爵臨文王薏
漢書武帝紀云
屑然如有聞
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遠

故天肩臨文王慈漢書武
通肩然如

帝紀云
有聞
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

獨無兄弟者。重同。鯨音相近字之異也。經或作𩺰。或作𩺰。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或相近字之異也經有所雜

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為隊穆天子傳云鉏山之隊玉篇隧字皆

秉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

隧以或為隊掘天子傳云地通路也或作鑿鑿鑿字皆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賈。變夷醜貉。雖有周執。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患一本作中寔欲天下之富富云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作本本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當云人與今人之賊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舊脫此字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本作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由同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